



〔俄〕瓦连京·拉斯普京著  
王立业 李春雨译

# 拉斯普京访谈录

## 这灾难绵绵的20年

Эти 20 убийственных лет

Беседы с Валентином Распутины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59

# 拉斯普京访谈录

## 这灾难绵绵的20年

Эти 20 убийственных лет: Беседы с Валентином Распутиным

[俄] 瓦连京·拉斯普京 / 著  
王立业 李春雨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斯普京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20年/（俄罗斯）拉斯普京著；  
王立业，李春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5033-9

I. ①拉… II. ①拉… ②王… ③李… III. ①拉斯普京-访问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073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 拉斯普京访谈录

——这灾难绵绵的20年

著 者 / [俄] 瓦连京·拉斯普京  
译 者 / 王立业 李春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责任校对 / 李 红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033-9

印 张 / 22.5  
字 数 / 281千字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3-2664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拉斯普京访谈录

(代序)

最近 20 年以来，除了很少的间断，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这个对话：对每一个年头做出总结，盘点每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在这 20 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太多太多——又是炮击议会，又是总统权力更迭，又是别列佐夫斯基<sup>①</sup>和古辛斯基<sup>②</sup>王朝的统治，又是金融风暴，又是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又是颁布土地自由买卖法，又是“库尔斯克号”失事，又是寡头们在世界首富俱乐部的“T 台秀”，还有没完没了的选举、选举、选举……选举已经成为始终贯穿我们这个时代的主线，“只有选举不会背叛我们”<sup>③</sup>。在这 20 年里，地上地下都喷涌着烈火；南方和北方、西部和东部的大江小河都以前所未见的疯狂涌出堤岸，向居民点发起冲击；庄稼连年歉收；酷寒的冬季钻进供暖极差的房子里；飞机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再加上车臣一直闹个没完。再看看世界吧，世界上又怎么样呢？俄罗斯的民主典范——美国，轰炸了南斯拉夫，征讨了伊拉克，在原来俄罗斯的边陲地带驻扎下一个个军事基

---

① 鲍·别列佐夫斯基（1946～2013），俄罗斯寡头政治家，自 2000 年至死流亡英国。——译者注

② 弗·古辛斯基（1952～），俄罗斯传媒大亨、俄罗斯联邦金融七巨头之一。——译者注

③ 此处拉斯普京套用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以列宁的口吻说出的一句话——“只有党不会背叛我”，意在讽刺。——译者注

地，将俄罗斯团团围住。美国打着民主的幌子满世界吆五喝六，终于，一个“9·11事件”，自己在自己后背上狠狠地挠了一把……

一句话，这20年承载了太多的悲剧性事件，就这一点而言，其容量足足抵得上一个世纪。因此我们才有那么多话要讲，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而今，我们把这些谈话录汇总到一起，做成一个集子，用时间作为主线将所有的谈话串联起来，让读者和我们一起，一年一年地，从旧的一年迈入新的一年，这时读者们就会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些谈话，与其说是在谈论事件本身，不如说是在探讨事件背后的道德层面。炸弹夺去了数千无辜人的生命；而秩序，蔑视诚信和良心、歪曲人民所有道德准则的秩序，则残害了数百万人——他们很不幸地赶上了俄罗斯最不适合生存的时代。而炸弹，追根究底，也是这种秩序的产物。

我们还记得，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在将权力亲手转交给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开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第一任总统在卸任之后仍具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议会将这种权利连同其他如沙皇般的待遇以专门的法律予以确定。事实上，任何人——不管是第一任总统，还是第二任总统，不管是议会，还是社会——都不会怀疑一点：申冤在我，我必报复。无论是遵从良心的法律，还是依据文字的法律，都应如此。可事实上，整个事情却是按照交易的法律操作的。正是交易的法律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主宰，而且短时期内它根本不打算易位。

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揪着电视不放。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病灶和病因。如果说选举，就像之前说过的，是所有脆弱政权的标志，那么电视恰恰就是降临在可怜的俄罗斯头上的、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的鼠疫和霍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再有比俄罗斯更肮脏、更罪恶的电视业，因为再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俄罗斯这样，用国家的钱养活着

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合法化的、有组织的犯罪大军，不分昼夜地对人民群众进行道德和文化的洗脑。其效果是很显著的，是让执行者喜不自胜的：俄罗斯气息越来越淡，文化气息越来越淡，俄罗斯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我们的谈话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它们会不会被当成耳边风，会不会是徒劳无功的呢？我们并不奢求太大的成效——很有可能，它们比预期的要小得多，但是，即便这点微不足道的成效也可以作为一粒沙，聚沙成塔——俄罗斯强大之希望便在于此。

瓦连京·拉斯普京

## 译 序

瓦连京·拉斯普京（1937～）是一位在我国享有盛誉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被译成中文，现今其主要作品均与中国读者见了面。2003年，拉斯普京的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在我国荣获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三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时逢“中国俄罗斯年”，作家本人应邀来中国访问，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俄作家论坛”。在对拉斯普京作品进行大量翻译的同时，中国学人对他的研究也可谓成果丰硕。

拉斯普京被称为俄罗斯“乡村小说”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一位道德探索型作家。这位地道的“西伯利亚人”近乎一生都在写西伯利亚农村的风土人情和世态变迁，并由此跻身当代俄罗斯文学大师级作家的行列。拉斯普京的第一部成名之作《为玛丽亚借钱》（1967）便已表现出作家深刻的社会忧思，他从道德角度去发现和表现当下人不断出现的精神危机，此部小说确立了作家一生创作视角的定位。在继之而来的创作中，作家的社会忧思一部深似一部，其道德主题不仅渗入家庭亲情关系领域（《最后的期限》，1970），而且也融入了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活着，并要记住！》，1970），还加入了历史存留与生命之根守护等重要意识（《告别马焦拉》，1976），并对世

风日下、人情淡漠、公民责任感缺失、人的道德水准日渐滑坡等现象赋予了自己的思考。拉斯普京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作品常常将人物置于一种“期限”的情感追逼中，予以其“大限将至，何去何从”的道德拷问。

拉斯普京的创作就体裁而言呈回旋式发展。他的开山之作并非小说，而是政论文章，即他在大学三年级写下的、发表在伊尔库茨克报纸《苏维埃青年》（1957 年 3 月 30 日）上的政论文章《没有功夫苦恼》。这篇文章被俄罗斯学者形象地喻为安加拉河上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其政论特征，即“苦恼”，始终隐含在他日后的中短篇小说中。至 20 世纪 80 年代，拉斯普京小说的政论特征越加明显，及至他的小说《火灾》（1985）被公认为“政论体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拉斯普京以政论家的激情描写了某仓库因管理无序引发的火灾，而各色人物面对这一灾祸所持的不同态度，再次揭示了日益迫近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向全社会敲响了“火灾”的警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作家似乎意识到仅凭小说创作已很难写出“痛苦而又勇敢的真实”（《真理报》），他对社会现状和人的道德滑坡忧心如焚，这也促使拉斯普京重拾特写与政论体裁，写下了一系列有关道德、生态、文学问题的特写和政论文章。在他看来，“俄罗斯文学过去从来离不开政论文”，俄罗斯文学“今后也不可能离开政论文”。<sup>①</sup>除了《下葬》（1995）等富有政论特色的中短篇小说外，拉斯普京将主要精力直接投放于政论文的写作上，直接抒发对祖国现状的忧思，为人民的命运而呐喊。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拉斯普京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 20

---

<sup>①</sup> 邦达连科与拉斯普京谈话。见《俄罗斯文学白昼》，莫斯科，1997，第 99 页。——译者注



年》，就是作家近 20 年来思考与政论文的汇集。莫斯科“艾司莫”与阿尔戈特里姆两家出版社于 2011 年，为向作家 75 周年诞辰（2012）献礼，选择在此纪念活动前夕出版了此书。本书出版后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反响。此书被列为“俄罗斯 21 世纪政治秘密丛书系列”。文学界因其政论的“精确与有力”，将其与 19 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手记》和 19~20 世纪之交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相媲美，予以极力推荐，并在俄罗斯引发了对拉斯普京的热烈评议和对拉斯普京研究的新热潮；普通读者狂喜于这本书的出版，激赏并感佩作家忧国忧民的激情评议和对世风日下的大胆鞭挞，评论界的评说几乎每日见诸俄罗斯各种报刊。

《拉斯普京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 20 年》汇集了拉斯普京与著名政论家科热米亚科连续 20 年的交谈。这期间，一代文豪拉斯普京以悲剧视角对俄罗斯 20 年的动荡予以独特的审视，并认定这 20 年是俄罗斯“多灾多难、让人痛不欲生的 20 年”。“交谈”中，作家历数 20 年来俄罗斯绵延不断的悲剧，包括议会议员被枪杀、政权多次更迭、车臣战争、“库尔斯克号”沉没、百姓居所和地铁大爆炸、伊尔库茨克飞机失事并使作家唯一女儿罹难，还有俄高层官员丑闻不断、土地被出卖、人口在锐减、犯罪率猛增、俄罗斯文化与道德沦丧，及至俄罗斯大小河流干涸、土地沙化，等等。“交谈”中，拉斯普京悲叹：我们生活在灾难绵绵的时代，生命一天天被吞噬，人生毫无指望。“交谈”以痛彻心扉的调子痛惜俄罗斯丢失了令人骄傲的民族记忆和对祖国的高尚感情，如今走红的是经济上的暴发户、俄罗斯财富的窃贼，以及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叛徒……书中还专章对 2011 年俄罗斯上映的纪录影片《生命之河，瓦连京·拉斯普京》予以评介，影片中西伯利亚乡村的老乡们与作家执手相对，悲情诉说道：“整个俄罗斯都被售卖了，剩下的只是个名字……”这将悲剧气氛推向顶

点，影片展示了西伯利亚地区安加拉河两岸的哀鸿遍野，满目荒芜，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和对人生充满绝望的人……

“交谈”中，作家对俄罗斯当今社会最令人伤痛的问题与俄罗斯未来都做了预见性的论述，反映出了拉斯普京对当下俄罗斯社会与当权者最深层的思考。

与拉斯普京交谈的是《真理报》资深评论员、记者维克多·科热米亚科（1935~）。这位评论家有感于世事变化，决定以与文学家交谈的形式把俄罗斯社会的乱象呈现出来。这位政论家，最终锁定拉斯普京为自己的访谈对象，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拉斯普京的才华仰慕已久，而且是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苍”告诉他，唯有拉斯普京，才“最能理解并分担我的震惊”。令人欣慰的是，他的邀约随即得到了拉斯普京的欣然允诺，而且这两位原本交情不深的文人“一见钟情”，话题如春蚕吐丝，且越谈越投机。正如拉斯普京本人所承认，这种交谈从一开始就没有中断的意思，因而滔滔不绝，绵延了20年，且每一次交谈都有一个双方热衷的话题。两位文人指点乱世，尽兴而谈，于是就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拉斯普京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20年》。

《拉斯普京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20年》这本书，是以对话形式出版的，为了尊重与忠实于原作体例，我们将科热米亚科的“访”用黑体斜体标出，而对拉斯普京的“谈”用宋体正体出现，以示区别。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原作的基础上，对事件的起因和相关人物的身份背景附加了较为详细的脚注。

该书的翻译出版，将丰富充实国人对拉斯普京的文化认知。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研究导向，我们只熟悉作为小说家的拉斯普京，而对作为政论家的拉斯普京知之甚少。其实，拉斯普京的才华是多方位的，除了小说与政论，他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声望，他的文学

专著《言中何物，言外何意?》〔《Что в слове, что за словом?》(1987)〕一出版便被列为俄罗斯许多高校副博士研究生必读书目。但愿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引发读者对这位大文豪的兴趣，进而让拉斯普京的文化肖像能够更加立体而真实地在我国呈现出来。

该书的翻译出版可谓顺风顺水，不仅得到了莫斯科“艾司莫”与阿尔戈特里姆出版社的支持，更得到拉斯普京本人的慷慨同意。当听说这本书将要在我国出版时，作家直接给俄方出版社经理尼古拉耶夫打电话说：要是中国人想译这本书，请网开一面，提供一切方便。当然了，最应该感谢的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人的鼎力支持，是他们独具慧眼，选定将政论家拉斯普京推荐给国人，尤其是通过这位大文豪的视角将俄罗斯近20年的发展真相介绍给中国读者，从而为我国的俄罗斯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感谢顾婷婷女士的全力协调，感谢祝得彬先生、周恒女士的热心组织和与俄方的不倦洽谈，使得这本书如期进入翻译与出版程序，感谢责编张苏琴女士为本书的编辑校正付出的大量劳动。这是一个和谐进取的团体，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与帮助，这本书是很难如期与读者见面的。

谨以此为序。

译者

2013年8月5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

#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59

拉斯普京访谈录（代序） .....	瓦连京·拉斯普京 / 1
译 序 .....	1
第一章 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射击事件之后 .....	1
不，俄罗斯还没完 .....	1
不是那位获胜者？ .....	19
“我一辈子都在书写对俄罗斯的爱” .....	29
第二章 20 世纪正走近末日 .....	40
我们这儿是库里科沃原野，他们那儿是 “奇迹发生之地” .....	40
被盗的桂冠 .....	60
痛苦和灾难的边界，抑或依旧是希望的边界？ .....	73
第三章 迈入新世纪、新千年 .....	94
你这俄罗斯的命运 .....	94

破坏分子钻入心灵·····	113
无休止的牺牲，为了什么？·····	129
贫穷与罪恶·····	140
<b>第四章 将祖国从人民手中夺走·····</b>	<b>152</b>
这个国家是谁的？·····	152
俄罗斯被异化·····	162
富人的眼泪与穷人的眼泪·····	178
文化货摊·····	185
生命之价值·····	199
什维德科伊的事业还在继续，他会得逞吗？·····	213
<b>第五章 当道德准则遭到唾弃·····</b>	<b>235</b>
怎么才叫活得好？·····	235
不想限制匪盗与暴徒的自由·····	248
道德还是成功？·····	256
<b>第六章 请告诉我，祖国的先父们在哪里？·····</b>	<b>269</b>
悲剧绵绵的时代·····	269
贝加尔湖父亲，你是我们的痛苦·····	288
他们灵魂的背后是什么？·····	293
<b>代跋 心灵的巨大悲痛，借以救赎的力量</b>	
·····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 / 316	
<b>“想要剥去我们最后的一层皮”</b>	
····· 瓦连京·拉斯普京 / 322	
<b>期待救赎还是等待灾难？</b>	
·····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 / 326	

# 第一章

## 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 射击事件<sup>①</sup>之后

不，俄罗斯还没完……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开始，我不打算讲杜马选举，我想谈一件事，一件直至今日都让我，我想，也是让您，以及我们很多同胞都痛心疾首的事：对俄罗斯议会的炮击。最令人震惊的是：(1993年)10月4日，此次血腥事件发生的当天，我们都知道，竟然有很多看热闹的人，更有甚者，每放一炮都鼓掌助兴。这是怎么呢？依您看，该怎么解释如此深不见底的道德堕落？要知道，这丝毫不异于当法西斯分子把犹太人赶到毒气室时，旁观的反犹太主义者在鼓掌；或者俄罗斯人被赶进毒气室时，旁观的仇视俄罗斯的人在鼓掌；又或者共产党人被赶进毒气室时，旁观的反共产主义者在鼓掌。而与此同时，就连布拉特·奥库贾瓦<sup>②</sup>这

---

① 这是指1993年10月叶利钦指挥的炮轰“白宫”并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权力的行动。——译者注

② 布·奥库贾瓦(1924~1997)，俄罗斯诗人、作曲家，创作了200余首歌曲。——译者注

样被标榜为人道主义者的人，在接受《莫斯科郊外报》采访，谈到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般的场景时——这个场景通过电视做了直播——都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对我而言，这就像是侦探片的结局，我很享受。我早就受够了这些人，对于他们的遭遇我丝毫不感到同情。第一声炮响，在我看来，就仿佛是最后一幕的开始。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悲剧。”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啊……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再有什么事情让人感到惊讶了，不过布拉特·奥库贾瓦的这番话，而且是带着明显的享受说出的这番话，仍然让人震惊。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的心理比较异质，看到受害者遭受折磨就会得到生理上的快感，这件事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些来自“民主”阵营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具备了奇特的心灵和心理的表达方式（包括面部表情）——带着绝非健康的情感的烙印。现实确实不可能令所有人感到安心，但是这件事已经完全是毫无廉耻的猖獗了！要知道，那些人是所谓的“胜利者”啊！为什么还非要脱下人皮、换上鬼装呢？你们不是赢了吗？那就对失败者表现出一点宽容啊——他们不是才智没有你们那么高，胸怀没有你们那么宽吗？其实，这恰恰是他们一切焦躁不安、神经过敏、脚底板像被烫着了一样上蹿下跳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成功绝非来得光明正大，而他们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成功是撑不了太久的。

至于那些看热闹的，他们对炮轰“白宫”感到欢欣鼓舞，当他们看到炮弹命中目标，知道在这一瞬间有人被夺去生命，有人开始忍受伤痛的折磨时，他们就欢呼雀跃——这些人已经不仅仅是看热闹的，而是参与者了。必须承认，我们的青年人已经不再是处于某种未知类型的形成期了，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陌生的、原本根本不可

能存在的类型了。这种人残酷冷血、恬不知耻，是幸运女神的膜拜者，为了获取机会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连布拉特·奥库贾瓦都把数百个手无寸铁的无辜人的流血牺牲当成一场赏心悦目的情景剧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巨大的露天荧屏上，他们身临其境地观赏着已经在电视上看了无数次的场景，因为对这种场景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同情，丧失了正义感。他们会觉得这部“剧”情节很棒，事情进展一点儿也不婆婆妈妈，而且总是有意想不到的转折，流血牺牲会如数兑现，熟悉的莫斯科环境变本加厉地挑逗着人的神经，让人产生愉悦的战栗——所有这些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青年人之所以这样，是最近七八年来电视、报纸、社会舆论悉心教导的成果。但是，这些人还仅仅扮演着观众的角色，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甘心，因为很多他们的同龄人都当了大英雄——扔炸弹的、拿着狙击步枪见人就射的、挥舞大棒的。对数百人（也可能是数千人）——我们的弟兄和儿子，那些站出来捍卫法律和道义的人们——生理上的杀害，之所以会在十月的那几天变成现实，恰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对数百万人进行了精神上的腐蚀和杀害。

尤里·弗拉索夫<sup>①</sup>认为，我们失去了不止一代，而是两代乃至三代的青年人，而且是彻底的失去，将他们变成了历史的和民族的俄罗斯斯敌人。我多么希望他是错误的啊！对于他的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在我心底还有一丝希冀，期待着人民在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之后，可以苦尽甘来；期待着奇迹般的救赎——可能，这种救赎会来自过去；指望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新生代的形成远比预想的要迅速得多，而且教育埋下的地雷，在短时间内是

---

① 尤·弗拉索夫（1935～），举重运动员、世界冠军、作家、政治家。——译者注



不可能被拆除的。当代俄罗斯的秩序……您知道吗，如果说这种秩序刺激着人们精神和心灵上的变异，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句话虽然没错，但是已经说了太多遍，听得腻烦了。呐喊吧——也是不会得到回应的。但是，如果女孩子们才十岁就开始成群结队地在街头闲逛，12岁就开始分娩生育，而且所有这些在自由民主国度里都被看成理所应当的，那么——让这个国度趁早滚蛋吧！我们也应该一块儿滚蛋，如果我们对这种秩序听之任之的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整个世界的繁华都抵不过孩子的一滴眼泪；而在我们这儿，眼泪流成了海，竟然还有人为这眼泪的“自由”流淌而兴奋。

**我很想听听您——俄罗斯大作家的意见，您觉得今年（1993年）10月之后，俄罗斯陷入了怎样的境地？**

总统和政府并没有获胜——相反，他们遭遇了惨败。他们怎么可能会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役中，在对宪法和法律的捍卫者的大肆屠杀中获胜呢？！叶林<sup>①</sup>和格拉乔夫<sup>②</sup>在这场战役中展现了自己的统帅才能，他们将和曾经为俄罗斯军队赢得荣誉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一样，为历史所铭记，只不过铭记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

总统是干什么用的？政府是干什么用的？就是要在起内讧、起冲突的时候找到和平的解决手段对此予以平息。即便反对方是错误的。但是这次冲突的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因为，这是“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总统想要搞独裁。以“强力”国家领导人为代表

---

① 维·叶林（1944~），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将军、俄罗斯内务部部长（1992~1995），1993年十月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译者注

② 巴·格拉乔夫（1948~2012），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将军、俄罗斯国防部长（1992~1996），1993年十月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译者注